

# 偵辦案件展奇才

毛鍾新

## 戴笠別傳之五

### 動作敏捷處事精細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孫子

鬪爭是力的無限使用，是尖銳的生死搏鬪。戰術思想的演變與發展，戰鬪兵種的分配與組成，只是火力與機動力的比例和運用。

任何戰鬪的發生，均係由一方或雙方的運動所形成，運動的狀態，以速度表現出來。快所以打慢。

戴笠先生生平掌握組織，領導鬪爭的要領，在迅速和確實，用他自己的說法，是「劍及履及」。

當年在南京鷓鴣巷五十三號，傳遞文書，接洽業務，大家急急忙忙，跑步行進，看不見慢慢騰騰方步的人。

一般同志工作調動，上午接到通知，下午攜帶行李就走，從來沒有人也決不可能，說：家裏有什麼事安排，要隔一天再走。

他自己的行動，人從辦公室起身，座車即從車房開出，人和車要恰好同時到達門口，人不能等車，車亦不能早半分鐘停在門口等人。他一脚

跨上車子，關上車門的剎那，隨從警衛迅即上車，並且剎的一聲立即發動開出，沒有一秒鐘的停留，車子引擎也不能剎剎連發動兩次，他的司機和警衛是以同百米賽跑一樣的勁和速，熟練地完成這幾個動作。這是基於安全的要求，——座車是行動的最佳目標，上下汽車的剎那是襲擊的最佳機會。同時亦是動作快速，迅赴事機的表现。

他經常用電話考查工作，了解情況，只要察覺對方所報，有一言半句不盡不實，必定立即驅車前往當面盤問，或親自察看。尤其是重慶羅家灣時代，家住曾家岩，相距不甚遠，電話剛放下，人已趕到了。有的時候，還暗示司機不響喇叭，不開動引擎，車子輕輕地滑行下來，除了使人感到劍及履及，事必躬親的實踐精神外，還充分流露了「奇襲」的意味。

當年有關政局的幾個大案子，如二十三年外交部次長唐有壬的被刺，二十四年南京中央黨部六中全會閉幕典禮時行政院長汪精衛的被刺重傷，二十五年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永泰在漢口被刺，戴先生都奉嚴令負責偵查破案，各案主從各犯均經先後捕獲依法審判，刺汪案的主兇王亞樵逃匿廣西梧州，為地方政治勢力所蔭庇，當時中央法

令所不能約束，卒經查明以秘密方式予以處決，以肅綱紀，而絕後患。

戴先生談偵辦案件的要領：

第一、現場搜查，細心縝密，點滴必察。他常推崇曾在侍從室任組長的陳希×，當年和他合作偵辦楊永泰被刺案，「觀察入微，精細得很，片紙隻字，都不放鬆。」

第二、就是精神貫注，動作敏捷。他常說：「辦案最要緊的兩個動作，一隻手電話，一隻手用錢。」一有情況，立刻行動，半分一秒鐘時間都在所必爭，要主動而充分的給錢。因為偵辦過程中，有些地方用錢，事先無法預計，錢給得爽快，多給一點，顯得任務重要，和對承辦同志的重視，可以激勵士氣，多賣點力。他最討厭在這種時候，用文書報告或有任何事務手續，耽擱寶貴的時間。

他最欣賞的行動，是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上海孟淵旅館，逮捕刺汪案主犯張玉華，犯人察覺情況不對，從旅館窗口跳樓逃脫，守候之行動人員立刻跟踪同時跳下，當場跌斷了一條腿，而把犯人擒獲。此舉為全案破獲之主要關鍵，若干年後，談起來尚眉飛色舞，讚譽備至。

今天在臺灣，戶籍有基礎，民衆有守法精神，環島有海洋，出境有管制，人犯跑了不會如當年在大陸，放虎歸山，鴻飛冥冥，那樣嚴重；但辦案要劍及履及，仍是大家所想像得到的，只是做起來，有程度上的差異，有時不能如此徹底乾脆。

戴先生把這種精神貫徹任何小地方。

卅四年在安徽徽州中美第一訓練班，班址距歙縣約二十里，中美軍官及員生三千餘人，中午舉行聚餐，在戰時的窮鄉僻壤，事務上有許多困難，梳子都不夠，有的站着，有的坐下，聚餐進行中，他抽空逐桌親自察看一下，發覺有的桌上尚沒有菜，有的亦沒酒。當時有美方軍官在座，爲了體面當時沒有發作，事後痛斥主管同志，並通令各內外動單位，作爲辦事不切實，敷衍塞責的典型例子。

卅五年聖誕節，北平發生「沈崇事件」，共匪藉端發動學生罷課遊行，事態鬧得很大，京滬武漢到處響應。那時共匪「地下鬪爭路線綱領」尚未發出來，後來一聯串的許多風潮，算是以「沈崇事件」啓其端。北平軍調部有位高級同志，目擊心傷，歎息地說：如果戴先生還在，這種事件怎麼鬧得起來？出事之初，立即找到當事人，澄清事實真相，只是舉手投足之勞。即使真的受了委屈，一面安撫當事人，一面循線查明，依法交涉，怎麼會處處被動，處處挨打，處處表現無能，處處怕負責任，竟至讓他們鬧翻了半邊天。

## 澈底了解切實掌握

「國家所需要的的是滅滅敵人，你在一艘敵艦中，即使已俘獲了十艘，我還永遠不以為滿足。」

——納爾遜

戴先生的鬪爭觀念是「絕對形態」的。對國家的忠誠，是無條件的；不計毀譽，不計成敗，不計生死。常說：「革命是內心自發的要求」，盡其心之所安，行其所不得不行。

數千年來，仁人志士效忠國家的最高標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的想法還要深切一層，如果革命任務沒有達成，領袖意志沒有貫徹，他即使死了也和你沒有完，死了也不甘心。他時常義憤填膺，當頭棒喝：「我做鬼也要跟到你，我做鬼也要和你算賬。」

歐陽竟無先生序鄭所南心史：「心之精爽，是爲魂魄，精爽至于神明，雖死猶能爲厲。」

我們著名的歷史故事：「白虹貫日」，「魯陽麾戈」，你看見了戴先生的忠義之氣，湧立如山，廉頑立懦，鬼神辟易，可以增加你相信這故事的真實程度。

西安事變解決了以後，在西安張寓的地下室裏，原來看管戴先生的地方，後來找到兩紙戴先生親筆寫的紙條：「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

「恩怨盡時方論定，邊疆危日見才難。」

——張江陵祠堂題壁詩。三十多年來，頌揚戴先生的話不算少，罵他的話真已聽不見了。當年罵他的人，著名的有上文提到的王亞樵，他說：「委員長禮賢下士，戴×搖頭擺尾。委員長懲一警

百，戴×窮凶極惡。」罵人者認爲這是惡毒的話，只是他不以為忤，而且認爲罵得尚中肯綮，曾在羅家灣紀念週上公開提及，其時王亞樵屍骨已寒，墓草已豐了。這是從敵人惡毒的口中，說出他堅持革命立場，貫徹領袖意志，澈根澈底表現無比決心的絕對形態。

抗戰軍興，他有意在北方掌握一部份武裝力量，以肩負在敵人的後方破壞敵人、擾亂敵人的任務，同時也爲了防制共匪武裝部隊在華北敵後農村的發展，所以成立深榆游擊司令部。可是他深切了解千里遙制的敵後部隊的一般毛病，決不給予番號，給予經費，聽任在租界裏的同志轉幾個報告就算了事。他堅持要派絕對可靠同志前往督察，要負責同志親往點驗，切實考查，要召集青年幹部集中訓練。換句話說，不紙上談兵，不自欺欺人，要澈底掌握。

在重慶時代，聽說有少數外動人員指油觀劇，無票搭乘公共汽車，川江各輪埠檢查人員亦有留難旅客情事，他對於這些事的處理，不是通令各主管單位抑即嚴行整飭，或澈查具報，此類命令主義之官僚文章，如顏習齋所謂：「空言相續，紙上加紙。」他不大有興趣。他是立即採取澈根澈底的有效行動，派秘密督察分別在各娛樂場所及磁器口公共汽車站秘密巡查，派公正幹練幹部同志攜帶助手，化裝輪船乘客沿江密查，身上携有正式文件，如發現檢查人員有藉端留難情事，有權力當場扣押，解到重慶來，依法審辦。

他所掌握的附屬單位，某警備司令部的負責同志，工作沒有做好，他立即指派專人蒐集若干

資料，親自審查以後，採取行動，改組機構，調整人事。那位負責同志下來以後，預備另謀出路，到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去活動工作，他知道了以後，親自發個電報說，某同志在此間工作沒有做好，請不要給他工作。在官場中，如此做法，恐怕是少有的，這說明他處事的負責認真，與控制組織管理幹部的徹底。當年他所掌握的組織，關係複雜，頭緒繁多，而他的意志始終能夠貫徹，從來不允許有若干難心，或尾大不掉的現象，如今想起來，是很難得的。

抗戰時期，士兵逃亡現象是很嚴重的，他每到一個部隊，首先宣佈，凡沒有決心跟他走的，不論官兵長伙都可以請長假，他一律批准，並照回家路程的遠近，發給單程旅費與差假證。他說：「綁上架的鴨子，不會生蛋。」他不勉強人家跟他走。這種大膽做法，給他的幹部帶來嚴重的緊張與麻煩，事先的心理準備，與個別教育說服工作，必須做得普遍而徹底。所產生的功效，不僅是在他宣佈以後，大家不一哄而散，而是勉強幹部同志，對每一個士兵，灌輸組織意識與團隊精神，加強全體官兵內心深處的神秘力量。當年別動軍忠義救國軍的每一士兵不以為只是當兵吃糧，自己認為是參加戴先生的革命組織，做他的學生。每一個士兵可以做幹部用，打散了重新集合得起來。大陸淪陷若干年後，有當年士兵淪落在礦場坑道做苦工，自動聯絡同志，刺血作書，帶到海外來，向組織密取聯絡。

另外選舉一件小事：當年在重慶居留過的人，大概還記得重慶的臭蟲，床鋪的木縫裏，密麻

麻在蠕動。我們吃的是混合穀子、稗子、砂子的軍米，大家開玩笑，稱為八寶飯。白天要工作十小時，晚上再對付這批吸血的朋友，真的不勝負擔。市上沒有臭蟲藥買，而且也買不起。

戴先生想出土辦法來，在軍統局本部曠場用磚和石灰，砌成兩個大鍋爐，下面掘坑道燒木柴，鍋爐的容量是上下兩層的單人木床全部放得下去，鍋裏的水燒得沸騰了，把木床抬進去煮五分鐘，每個月輪流煮一次，牆壁地板凡有縫處亦用大量開水分別燒濯，真的把所有寢室的臭蟲消滅乾淨。古往今來，所有對付臭蟲的鬭爭中，這算是澈根澈底的辦法了。

### 慈孝純忱不計家私

「聖門救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却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錢啓新

戴先生是性情中人，有深厚的狂狷氣質。他從來不在公共場所拋頭露面，社會上少有認識他面目的人，震驚於他的辭讓手段，即不一定深切認識他的純誠其仁的眞面目。

他的思想，淵源於傳統的儒家，可是他的面目或造型，在聖門中似乎想不起有相似的。從祀孔廟兩廡的喫冷猪肉羣中自然不會有他。在廣大佛門的苦薩羣中倒可以找出類似的造型，卽護法佛的怒目金剛與阿羅漢中的淚墜尊者。韋馱菩薩雖然職司護法驅邪，手持降魔杵，可是比不上他的凌厲氣勢。三十一年四月一日工作十週年紀念

，他親筆題詞說：「我們的光榮歷史，是同志們的汗血淚所造成的。」革命要艱苦流汗，壯烈流血，這是大家了解的，革命要流淚，在當時好像只有他如此說。當然我們可以照佛經的說法，革命者要有大悲心，常悲三途之衆生而啼泣，如上文提到的淚墜尊者，可是我相信他的如此說，不是學佛用語，是根據他自己的神秘經驗。

卅一年浙贛戰役，江山淪陷，敵寇到達仙霞嶺，保安全村，化爲焦土，仙霞關上的名勝天乙寺，也付之一炬。他的老母正患老年病，有點咳嗽，和家屬躲在深山裏。那時他的朋友，勸他把母親接出來，他說：「我的部屬，成千成萬人，人皆有母，我能不能一起接到重慶來？」

可是他對若干朋友的母親，其中如故參謀總長桂永清上將，其時他正服務於英京，敵騎迫近桂太夫人寓居地區時，他即令他的部屬，搶救護送到了重慶，就住在他自己的寓所。政府播遷到了臺灣以後，有一次桂上將遷向毛人鳳先生特別提到當年這段情事，對戴先生的革命道義，深表感激與懷念。

他從來沒有爲他母親的生日設筵宴客，「人生七十古來稀」，戴母七十大壽，也沒有人給她送個壽序壽屏，他常說：「我的母親只是一個鄉下女人，我決不請人做篇文章，說什麼熊丸畫歌，孟母三遷，把所有好語都堆砌上去。」

可是事實上，他晝輪在家時，故鄉父老即稱許他的孝行，後來獻身革命，奔走天涯，每逢良辰佳節他想起他的母親，經常會默默的流眼淚。當年在南京鷄鳴巷，他情緒激動，大發脾氣

的時候，只有他的母親來，他的脾氣才平服得下。抗戰以後，母子睽隔，千里迢迢，要一二年因公到東南來，才有機會見一面，更顯得只有同母親在一起，他的情緒才最愉快。只要他的母親不提造房子買田地的話，總是有說有笑，盡量討他母親的歡心，愛心洋溢，孝思盎然。

他有一個獨生子，留在老家侍候祖母，督責甚嚴，不准干預外事，不准進出衙門。他的同志和學生，二十、三十、一批一批的保送留美，就沒有把自己的獨生子送到美國去。衡以今天臺灣的行情，這種作法也算得上特立獨行了吧？

他的婚姻是舊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的太太江山鳳林人，和他的年紀差不多，用他自己的說法，亦是鄉下女人。他倆十六、七歲結婚，十八歲就一舉得男。廿六年抗戰發生，由南京遷回保安，廿七年患子宮癌送上海就醫，廿八年去世，以後即未再「煎膠續弦。」

在南京的時候，夫妻不和，爲了中外古今最通常的一種原因，太太認爲先生的私生活有不檢處，爭吵了幾句，情況並不嚴重，可是他的太太負氣採取了決絕措施，舊式婦女沒有離婚觀念，只是用家鄉方法，江山的方言，是說「烏面」，或說「隔到」，是不和你好的意思。

鷄鵝巷他的寓所部分，是中式三開間的平房，老太太，太太，大公子佔了三間，剩下的房間不多，戴先生一回家，太太就躲在房間裏不出來，永遠不見面不交談。

可是在家庭中仍是主婦，對婆婆，對兒子，對姻親朋友一切關係還是照常。這就是江山方言

：「老公老媽烏面」的具體表現形態。

他曾主動採取若干措施，希望和好，如主動尋覓機會和她說話，如改變環境，由居住杭州的岳母，內弟媳等出面，邀請她歸娘家，他自己也去，設法轉圜，他太太只是不理不睬，僵持到底。戴先生生平如果說有無法可施的失敗經驗，應該就是這一回事了。他太太逝世以後，軍統局本部已遷重慶，每逢她的生辰或忌日，他在房內擺出她的遺照，靜靜地哀思，默默地流淚。那時的岳母家住息烽，偶爾因公經過，見面時情不自禁，亦只是流淚。

「袁年鮮兄弟」，他兄弟二人，其弟在西安、蘭州等地混點小事情，督責甚嚴，只怕他在外招搖。他的政治環境不好，南京時代××年會，每次通過決議要建議撤他的職：重慶參政會，時常有人提議取消情報工作；他遇難那一次，所以要以匆匆忙忙趕回重慶，就是爲了他的若干戰友，聯名建議取消他的組織；共匪給他的所部戴個帽子，叫做吃摩擦飯的頑固份子；他自己若干年前，在徐州做軍事調查，那是××做師長，霍×做團長，抓到他吊起來揍了一頓，揍了也只是揍了。諸如此類事情，如今回憶起來，明日黃花，都已不值得一提的了。只是說明在那個時候，真是環境惡劣，壓力甚重，他的兄弟家人一言失當，一行失檢，這筆帳目自然都記在他的頭上，所以時常痛心疾首地說：「我要和你斷絕關係。」以使他兄弟家人，知所警惕，知所奮勉。

以上只是他流露在家庭間的真情至性，對他的同志亦然。他最怕他的同志携家帶眷，他到一

個地方，首先設法疏散家眷，他的部隊如要沈澱留強，携帶家眷在任所的軍官必是第一優先。他把家眷看作最大的包袱，怕要拖垮他的組織，拖垮他的部隊。可是有的有處刑和處死的同志，他叫做守法、殉法同志，其家屬生活，子女教育，都照常供給。這種拖累，這種包袱，他却是挺身負起責任來。廿八年在重慶，新分發局本部的特警班同學，在辦公時間內，偶然到寢室裏碰到了聊天起來，越來越多，有十餘人，有的吃花生米，有的抽煙，戴先生突擊檢查，給他遇着了，先是痛斥，繼是跳腳，最後他自己痛哭起來，這些同學，先是驚惶，後來大家都跪在地上，哭成一團。

有一次，他主持了紀念週回家，伙夫疏忽了，沒有準備熱水沐浴，情緒激動，他責罰了伙夫。事後自己關起房門，感到難過，悄悄地流淚。並要戴夏民（他的姪兒，出身東京帝大醫學院，時在軍統局醫務所工作。）去安慰伙夫，發特別費五百元，那時是相當兩個月的生活費了。

所有追憶戴先生身邊工作的同志，都深切了解他的熱情洋溢的至性，時常會流眼淚。所以說：革命要流淚，是他自己的神秘經驗。

一個人在淚珠泉湧，涕泗沱沱的俄頃，胸中光明透澈，毫無渣滓，生命昇華到與萬物、與衆生融合一體，這種光景，操持把握住，即是橫渠西銘「存吾順事，殄吾寧也」的境界，亦即是革命者赴湯蹈火，肝腦塗地的心理基礎。

戴先生的同志和學生，和社會上的芸芸衆生同樣的材料，當年所以能入虎穴而不懼，沒虞淵而不惑，冷風熱血，洗滌乾坤，這是由於他的有光有熱的照耀，有血有淚的磨練。